

农村文艺丛书

太行山上落户

莎 荫 余大中 著



太行山上落戶

莎 蔭·余大中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晋出字第2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山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$1/42$ · $1\frac{2}{21}$ 印张·17,000字

一九六五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9,16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8·541

定 价： 八 分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收輯了两篇报告文学。

《謝菊紅》記述了共青团員謝菊紅的模范事迹。她中学毕业后，响应党的号召，冲破家庭关，到中条山林場当了工人。在劳动中，她严格要求自己，苦学苦练，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。文章截取了登山和採茶这两个富有意义的生活片断，集中地反映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成长过程。

《太行山上落戶》記述了共青团員刘启玉的模范事迹。她响应党的号召，从南方到山西省沁县落戶当农民。到了农村以后，她时刻不忘党的教导，虚心向貧、下中农学习，在劳动中，她不怕艰苦，勇于和困难作斗争，经过較长时间的鍛煉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终于在太行山上扎下了根，变成了劳动能手。

这两篇作品通过她們上山下乡、参加劳动，改造思想的过程，歌頌了她們立志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、不怕艰苦、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，展示了我国青年一代嶄新的精神面貌。

目 次

謝 菊 紅……………莎 蔭 (1)

太行山上落戶……………余大中 (23)

謝 菊 紅

莎 蔭

太行山上春來晚，已經是三月天氣了，陰坡上的積雪還有尺把厚，冷風還一個勁地吹着，在高高的山頂上發出尖利的呼嘯——真是“清明斷雪雪不斷，三月還下桃花雪”。天氣還冷着哪！

技術員王長青領着陵川縣第一山林場的一支新成立的測量隊，精神抖擻地走在崎嶇的山路上。他把臉深深地埋在大衣的皮領里，不時停下來看看自己的隊伍。當他把眼光移到隊伍最後邊的那個小姑娘身上時，不由得總要搖搖頭。他倒不是討厭這個姑娘，實在說，在三個月的測量訓練當中，他是他最得意的學生。——他是有點擔心：這麼個小姑娘，怎麼能吃得消那大風大雪的吹打？跑遠路、爬大山，她又怎麼能挺得住

呢？

技术员有点担心的那个小姑娘，叫谢菊红，刚满十七岁。这姑娘年纪虽小，个子长得却不矮，看上去象二十大几的人，胖胖的脸蛋儿，两条辮子又粗又长，拖到半腰里。这会儿，她正跟着大家大步大步地爬山路。也许是走得太热了，她把棉大衣的扣子解开，露出了那件套在花棉袄上的蓝学生服上衣。

“我一定挺得住！”这时，谢菊红也在想。她并不知道这次远征将遇到什么困难，但是，从那次实习测量中，她已经预感到这次野外生活将遇到的严重考验，而且下定决心“一定要挺住”。

前几天，林场领导上让她上山参加了一次实习测量。她是跑花杆的。深沟大坡，悬崖峭壁，她都爬了。那时，她就有这么个决心：一定要挺得住！谁知头一天外出，就在手腕上扎了一丛刺，疼得她心里直打颤。晚上，一个人用缝衣裳的针偷偷挑了一阵，想不到刺没挑尽，伤口倒发了炎，肿下一个硬块。好不容易把实习测量坚持下来了，正打算歇个空到保健站治一治，偏偏场里又布置下

一九六四年的第一个测量任务，要他们远征
骄顶山。为这事，林场的党支部书记桑永林
还特地找她谈了一次话，让她考虑考虑：上
去呢，还是留下？当时她毫不犹豫地表示了
自己的决心：“一定要上山，也一定要完成
任务！”桑永林听着笑了，嘱咐她说：“别
想得太容易了。这次上山五个人，就你一个
女的。你年岁小，又刚上山，总会碰上许多
困难的。得有个思想准备，要有个雄心，把
困难顶住。当然，要实在顶不住，也不要勉
强，和技术员说说，他们是会照顾你的。”
跟支部书记谈完话，就急急忙忙准备出发，
她竟把治伤口的事忘了。

她走着，不由得想起那次实习，也不由
得想起桑永林和她的谈话来。她抬起头看看
走在前边的四个同志，暗暗嘱咐自己：“向
他们看齐，再苦也要挺住！”

翻过一座山，又是一座山，路是越来越
难走了。从天刚麻麻亮就出发，现在已日上
三竿了，还没走完一半路。谢菊红觉得背在
身上的仪器越来越重了，脚步也越来越迟钝
了。那条受伤的小腿，活象钉进了一条木

楔，又憋又痛。脸上冻得红红的，背上的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流。正巧，副队长王殿考提议大家歇一歇再走，大伙也都停住不走了。谢菊红也长长出了口气，把身上的仪器挪了挪，打算把它放下来，谁知她无意中一抬头，发现同志们的眼睛都看着她，心里一紧，立刻觉察到王殿考是专为她才提议休息的，不由得想起了桑永林的话：“要有个雄心，把困难顶住！”于是，她立刻把仪器重新背好，挺了挺胸膛，跟王殿考说：“路还远着哩，咱走吧！”

王殿考理解谢菊红的意思，点了点头。技术员却疑问地瞪大了眼，问：

“你不累吗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好样的！”不知谁大声说了一句。

队伍沿着崎岖的山路，向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骄顶山爬去。下午三点钟，谢菊红终于同测量队员们一起到了宿营地。

到骄顶山的头一天，是测量公公山。这公公山峰高坡陡，从山顶到山底，到处是没膝深的老雪窝，雪窝里还埋着一丛丛叫不来

名字的灌木。不要说谢菊红，就是几年来不断进山、大大小小跑了几百个山头的王长青看见，也要皱皱眉头。可是谢菊红呢，一来不懂得这山的厉害，二来也下了很大决心，倒不觉得什么，高高兴兴跟大伙上了山。这次，王长青不要她跑花杆了，非让她搞纪录不行。起初她还不乐意，后来，王长青下了命令，她才勉强接受了任务。当纪录比跑花杆要轻一些，跑的路要少一些。可是在城市马路上跑了十七年的谢菊红，那怕再平的山，她都得流几身汗的，何况这公公山也实在是难走呢！这一天，她跟着技术员东跑一阵、西跑一阵，就没歇过一下，滚得满身是雪，手冻得发了紫；最糟糕的是雪水把棉裤湿透了，肉皮被浸得发白。回到宿营地一检查，那个发炎的伤口也化了脓。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偶尔把手碰破一点皮，她都得找校医涂点红药水，包几层绷带，洗脸都只用一只手。如今，腿上有这么大的伤口，发了炎，化了脓，不管她下了多么大的决心，都会引起她思想上的波动来。

她自己问自己：

“要不要告诉技术员呢？”

“为什么要告他呢？”

“桑支书不是说，实在过不去了，就告诉技术员吗？”

“三个月前，自己上山的头一天，不是就立下这样的志愿：要吃大苦、耐大劳，在山区干一辈子吗？如今刚上山，就想撤退了吗？”

谢菊红顶住了。她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第二天，又照常上了山。

但是，谢菊红包了十来天的“秘密”，终于在上山后的第二天给王长青发现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到了宿营地，王长青就不想让谢菊红上山，要她在家里当炊事员。意思是想照顾照顾这个小姑娘。可是谢菊红并不理解王长青的心意，直截了当地把他的意见给顶回去了：“饭由我做，山也要上！”从那天起，谢菊红每天早早起来，偷偷洗了伤口再给大家做饭，然后和大家一齐吃饭，一齐出发。第三天，因为太累，她起得晚了。伤口也没顾得洗就赶紧动手做饭。因为伤口的脓没有排出去，憋着疼，趁大家吃

饭的时候，她才抽空跑回屋里去处理。王长青是个细心人。进门没见谢菊红，以为她生了病，紧跟着到了谢菊红的屋里来。

谢菊红正低着头，咬着牙，从伤口里往外排脓，猛然听见门子响，看见进来的是王长青，吓了一跳。她一边往下放裤腿，一边慌乱地问：“技术员，你找我有事？”

王长青一进门就看清了谢菊红腿上的伤。一时心里又急又气。这几天和谢菊红在一起工作，他已经把出发时的那些想法打消了，也更喜欢这个姑娘了，特别是喜欢她那种说干就干到底的倔强劲儿。现在，一眼看见她腿上那么大的一片伤，心里老大不自在，很后悔过去自己对她照顾不好。可又生气她太任性，受了伤不声不响，要把伤口扩大了，那可不好。想着，就盯着谢菊红说：

“今天你不能上山！”

“什么？”谢菊红真正吃了一惊。

王长青关切地说：“你不应该再上山了！”

“不！我甚也不怕，我要上山。”谢菊红这时显得非常平静，一字一板地跟王长青

说：“你不能把我当一枝花儿培养。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喊共产党万岁，韩英被敌人抓进监狱还那么坚强，那是因为啥？就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向困难让路。我这几天已经反复想过，要是把这铜钱大的一片伤放在心上，往后怎么在这大山里干下去？”谢菊红滔滔不绝地说着。王长青听得直点头，心里也有点活动了。他想：菊红说得也对，自己当初上这太行屋脊来的时候，不是也有过这种事吗？于是他探问着：

“你是想……”

“我一定要上山！”谢菊红没等王长青说完，就把话接了过去。

王长青看着这个倔强的姑娘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两天又过去了。谢菊红跌跌爬爬地坚持着工作。许多同志都为她担心，都背地里督促王长青和王殿考，要他们把她动员下山去。可谢菊红不理这一套，谁劝她下山，她不是笑笑，就噘着嘴，装着生气的样子说：

“完不成任务，我就不下山！”

测量工作已经进入第六天，只留下最后

一个山——大卫山了。大卫山离他们住地有二十里。王长青计算，完成这个测量任务，至少一天得跑八十来里。他想到谢菊红腿上的伤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了，伤口已经扩大，小腿也肿了，再支持下去，就会更严重。可是，对这个倔强的姑娘该怎么办呢？

“坚决把她留下！”他毅然下了个决心。

这天早晨，谢菊红还象往常一样，天刚亮，就给大家烧好了饭，把仪器也都收拾好。她正为最后一天战斗忙碌着，王长青拿着一迭纪录表格来找她：

“菊红，你这工作是咋做的？你把纪录都搞错了。根据你的纪录，测量图绘不出来！”

这真是晴天劈雷！谢菊红从上山头一天，就不止一次地警告自己：工作一定要细致。她也是这样做的，每一个数字都经过核对才记下来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纪录竟然会出了毛病。一时难过得不知该怎么办。她问王长青：“技术员，这可该咋办？”

王长青铁青着脸说：“从头检查一次，

把错误查出来！”

同志们出发了。这间被炊烟熏黑了的小房里，只留下谢菊红。她点了一盏小油灯，伏在小小的旧桌子上检查着自己亲手写下的每一个数字。她的心情是沉重的。她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过错，因为她知道，一个人的疏忽大意，有可能把同志们整整六十六个小时爬雪山、攀峭壁的劳动成果完全毁掉。

院子里那棵老榆树的影子已经从西边移到东边；从破了的窗口里，已经可以看到放羊的社员正慢悠悠地向山前走来。时间在谢菊红的笔下流过去了，可她沒有完成技术员交给她的任务——沒有把错误找出来。

晚上，她去见王长青：

“技术员，我查了一天，也沒查出错在哪里。”

王长青正洗脸，弄得满脸肥皂沫。他见谢菊红来了，两手泡在水里，笑着说：“大概你睡觉了吧！”

谢菊红不知道王长青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，一心以为自己的工作出了错，急得不知该怎么好。这时，王殿考正好跑进来，一看

形势很紧张，知道王长青还在和这个姑娘打哑谜，就赶快过去解围：

“菊红，你知道技术员想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在想，他到底把谢菊红留在山下
了！”

“啊？”谢菊红恍然大悟，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热乎乎的，仿佛有谁在她年轻的心上点了一把火。

谢菊红要回家探亲了。

一路上，她兴奋得几乎没有觉察到卡车的颠簸。她想着将要向爸爸和妈妈介绍的那些人：那位严肃的党支部书记，那位衣服上有二十多块补丁的老场长，还有那个帮她洗衣服、缝被子的大姐赵秀珠——她的老家也是河南的，个子和自己一般高，两条大辫子又黑又长，也和自己相似，最有意思的是她的脾气也和自己差不多，平常少言没语的。妈一定很喜欢她……

还有，这太行山上的生活，怎么能不告诉他们两位老人家呢？在山坳里的一排小砖房，那就是林场的大本营，和城里的房子可

不一样，连天花板都没有，可住惯了却感到比城市的楼房还好呢！

谢菊红仿佛已经回了家，听到妈妈亲切的声音：“看看，脸都晒黑了？”“看看，手都变得粗了！”

然而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回家，反倒给她增加了那么多烦恼。

那是回家后的一个晚上。爸爸刚从工厂下班回来，就把谢菊红叫到跟前说：“小红，我和你说一件事：咱厂里要调一批老工人到兰州去，支援那里的建设，我已经报了名，说不定哪一天走。你妈不放心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你看你是不是和我们一起走呢？”菊红妈接着说：“可是哩，我们都走了，留下你一个姑娘家，妈不放心！”

谢菊红被这突然的消息给弄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只是低声说：“爸爸，你让我想想吧！”

夜深了，家里的亲人们都已沉沉入睡。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那只小表在嗒嗒地响。谢菊红仰面躺在床上，连一点睡意都没有。这时，有多少往事涌上她的心头啊！

去年七月间，她从长治市火星中学毕业了，就和同学王翠萍商量好，要一齐上中条山林区去。没想到，妈妈和爸爸居然不同意。最后，她实在没法了，只好让王翠萍一个人先去中条山。

谢菊红送走了翠萍，回到家里，可是，她的心已经和王翠萍一道飞向了遥远的中条山。她整天价象丢了什么东西一样，心里很不好受；又象干了一件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一样，人也懒得见，街也懒得上。有时，老同学来看她，人家前门进，她从后门跑。姐姐也常劝她：“要想开点，干什么不一样！”可她听也不想听，总是气冲冲地顶她姐姐：“上山下乡是党的号召。我毕业作文就写过：党的号召就是我的志愿。”

到十一月间，听说陵川第一山林场又招工了。她急得象什么似的，报名吧，怕大人们不同意，报了也白搭；等说通再报名吧，又怕错过了机会，正是这个节骨眼上，她无意中发见一张《人民日报》，上边登着一篇文章，叫《续谱记》，是写一对老红军夫妇送子下乡的。她看了，真象得了什么宝贝一